



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

DANG DAI SHE HUI ZHU YI
RUO GAN WEN TI

吴 江 著

华 夏 出 版 社

当代 社会主义若干问题

吴 江著

华夏出版社

1989年·北京

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

吴 江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162千字
1989年7月北京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400册
ISBN7-80053-501-0/D·125
定价: 2.50元

前 言

这个关于当代社会主义的讲座稿写于1986年6—10月间。当代，是指20世纪。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由科学理论变为现实，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诞生于20世纪，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条件性，即它的水平、风格、面貌和具体发展过程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社会主义不是首先诞生于资本主义发达地区，象马克思恩格斯原来所设想的，而是首先诞生于资本主义次发达的地区和一些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此带来了种种特殊的困难和问题。现在看到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书本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正象列宁所说，今天，我们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不能再根据书本来争论社会主义，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经验是逐渐积累的，而且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少原来认为成功的经验后来证明并不真正符合现时社会主义的原则。现在，即使是生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们，对社会主义也处在重新认识的过程中。这份讲座稿多少也反映个人在这个重新认识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点成果。这里所讲，有些只是个人探索性的思考，是提出来供讨论的。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最大理论成果，自然是党的十三大所作出的关于我国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个论断是总结建国30多

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尤其是改革9年来的经验得出的。初级阶段这个提法，首次在50年代末期被偶然提到过，从1981年起又在党的文件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它，理论界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真正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一整个历史阶段看待，并且作为观察和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理论基础的，则是党的十三大的功绩。十三大报告详尽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特征，我们在初级阶段所应遵循的基本路线和应采取的指导方针等等。报告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趋势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因此提出进一步从各个方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探讨、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的任务和要求。

这个讲座稿的第四讲、第五讲及结束语，以及作为附录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一文，也直接从理论的角度涉及到这一问题。主要的是，对列宁晚年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思想、3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当前的任务，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等，有所评介与论述。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改革，以完善社会主义自身。在所有制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要充分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自身从各个领域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个问题这里没有进行更多的探讨。

最后两讲有关西欧和亚非拉两个地区的运动，只是根据

不充分的材料做了一点客观性的报导。除了个别地方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不能不作出一般性的评述以外，对运动本身则尽量避免发表议论，只力图将它勾勒出一个轮廓，这个目的恐怕也未曾达到。因此充其量只是为较少接触这方面情况的读者提供一点资料而已。

此外，我把1981年5月和1986年5月在报纸上发表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两篇论文附录在这里。这两篇东西的内容，前一篇是对当时争论的中国是否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所作的肯定的回答与论证（当时有些外国学者对此也有种种否定的议论）；另一篇则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有些论述，指出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尚处于不发达、不完备、不成熟的初级形态，离完全的、成熟的、发达的社会主义还很远，要达到这一步，至少将经历百年时间，而离完全的共产主义更是遥远得很；并指出那种对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水平估计过高、企图把社会主义搞得纯而又纯、并采取种种过高过急的措施企图超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正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产生弊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也正是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的历史背景。

讲座稿涉及的都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所论疏漏谬误之处谅多，敬祈读者指正。

作 者

1988年1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讲 当代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1)
第二讲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继续流行的历史考察	(13)
第三讲 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胜利的现实道路	(24)
第四讲 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一) ——作为共产主义预备阶段的社会主义	(38)
附：关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提法的说明	(50)
第五讲 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二) ——兼论目前社会主义经济自身的改革	(54)
第六讲 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	(73)
第七讲 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	(91)
第八讲 民主与法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109)
第九讲 社会主义社会关于人的问题	(131)
第十讲 各国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政党的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150)
第十一讲 关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	(167)
第十二讲 亚非拉地区的社会主义浪潮	(191)
结 束 语	(204)

附录关于社会主义论文两篇：.....	(211)
一、论现阶段中国的社会性质.....	(211)
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	(225)

第 一 讲

当代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20世纪在世界历史上激荡着两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一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潮流，一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潮流。这两股潮流汇合在一起，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对于人类未来的生存条件，具有极其深远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作为一种运动，除开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阶段不算，从《共产党宣言》发表时算起，也已经有130多年历史了。其间经过3个国际的活动(1864~1876年的第一国际，1889年~1914年的第二国际，1914年~1943年的第三国际)，特别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和二次大战后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其他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标志着20世纪人类历史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峙。社会主义已经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和道义力量。

粗略统计，目前世界上除社会主义已取得胜利的国家外，有不少国家自称正在实行社会主义，还有许多国家为数众多的政党、组织宣称自己正在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如此形形色色的国际性政治现象说明社会主义已经在全世界人

们心目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它正在动摇和摧毁整个旧世界的根基。作为这一运动的主体或主导力量的，自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科学为指导、已在1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约占世界人口1/3以上）执政的和尚未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或其他名称的党），据目前统计，各种名称的共产党组织在全世界已有100个以上，分布在90多个国家，党员总数达8千余万。除此以外，还有两方面重要力量：一是分布在西欧及其他地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总数在70个以上。这些政党一般历史悠久，有的是第二国际时期的老党，它们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工人队伍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中有比当地共产党大得多的影响，其中不少是执政党或参政党，有的执政时间在二三十年以上（如奥地利社会党，瑞典、瑞士、挪威等社会民主党），虽然它们的执政或参政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性质，即没有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另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自称奉行社会主义的民族解放组织和政党，它们一般是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在多数处于执政、参政或合法在野党的地位。它们奉行的社会主义往往按地区称为亚洲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拉丁美洲社会主义等等。在这些地区还有一些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此外，原来主要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近年也逐渐向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发展，还有零零散散的一些小派别，如无政府主义政党、托洛茨基派、空想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等派别及一些鼓吹社会主义但基本上从事学术活动而未形成政派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学者。

当前的形势，和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列宁时代，一国社会主义时代相比，是大不相同了。第三国际的解体，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已经开始。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工人阶级已经走上了历史舞台，任务是要把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历史观和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批判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确立起来，为此要着重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派别，并相应地建立为实现社会主义并保证自身纯洁和统一的政党和运动中心，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到了列宁时代和一国胜利的时代，是继续并扩大以前的运动，利用危机使社会主义首先在个别国家获得胜利，然后全力保卫并力求扩大社会主义胜利的影响和成果，为此力求保持一个运动的指导中心，第三国际就是为此任务而创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在东方和欧洲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特别是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其对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与此同时，由于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制度、风俗、文化传统等的差异，由于运动的复杂因素增加，由于各国的运动都已积累了自己的经验，还加上国际关系演变的影响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按照自己的条件独立自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并且顽强地起作用，虽然一切真诚的社会主义者都抱有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社会公正、平等、自由、人民当家作主等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但象过去那样以一个领导中心发号施令指导一切的做法，已显得完全不合时宜了。各国各地的运动已日益呈现出差异，呈现出道路与形式的多样性。社会主义

国家之间也是如此。现在，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世界，都有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争论。过去共产主义运动中那种所谓“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个模式”的时代已经宣告终结（1947年成立的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失败就是一个证明）。

运动日益多样化，各国选择的行动方式不同，纲领各异，甚至派别众多，矛盾和冲突不断，更有甚者，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出现大国主义和以兵戎相见的现象，这些从表面形式上看来，似乎运动的前景不容乐观，学说的纯洁性更加可疑。现在确有一些人对此表示担心，甚至因此产生某种悲观情绪，有些人则产生幸灾乐祸心理。但是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对运动稍作一点历史分析，就会看到，这种形式上多样化的趋势不仅从根本上说是合乎规律的（恩格斯说过一句话：“想要使所有国家的运动都采取统一的形式是荒谬的”），而且就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情况来说，不管运动的情况多么复杂，口号各种各样，到处有社会主义思潮在传播，到处有社会主义火花在跃动。与过去任何时期相比，社会主义的影响和运动规模无疑都大大地增强了，扩大了。这里，人们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终于取得胜利并且终究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这一点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矛盾本身、由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决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是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长波发展阶段；有的国家年生产增长率高达10%左右（如日本、西德），一般达到5%以上。资本主义在严重危机之后能够获得这样一个稳定发展时期，是过去马克思主义者所没有预见到的。虽然也有

个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过这方面的论述，但是受到了教条主义的压制。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总的来说进入了长波的萧条衰退阶段，但即令如此，一般还能有低速的增长。资本主义确实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特别是科技的发展和干预经济能力的增强，使资本主义对危机和阶级冲突有某种缓解能力。但这完全不是表明资本主义已丧失了它的腐朽性和它的根本矛盾，不是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能够超脱马克思对它所作的总分析。资本主义所获得的某些新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不过是在人头做的酒杯里添加些甜美的酒浆而已。这里充满了新的极度的矛盾：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从自然界取得愈来愈多的财富，人类本身也愈益承受空前的自然负担（包括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政治风险。人在创造自己未来的强大力量面前显得非常虚弱，陷入一种新的被奴役状态（肉体的，尤其是精神的）。新发现财富的源泉继续成为贫穷和社会不公正的根源。科技的胜利似乎是以牺牲人的生存条件和道德沦丧为代价换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的进步使物质力量人化，而人却变成了愚钝的物质力量。资本主义的危机日益由物质领域向政治、社会、精神、文化领域扩展，使巨大的生产力同私有制之间的冲突变得越发尖锐。国家被迫扩大干预经济，表明社会生产已日益超出私有制的范围。

远在战后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已被迫不得不对群众的要求作出让步，例如采取了某些福利措施，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国家对垄断资本进行某种经济上的干预等等。这就是当时在若干国家中某些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口号的政党上台执政的社会背景。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开始

走向长期萧条,情况更有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惊人地崛起,许多人从面临着的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论题进行长期的、激烈的争论。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之为“马克思的文艺复兴时代”。与此同时,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包括与宗教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当然,企图从圣经及其他宗教著作中推断出共产主义信念的做法,早在19世纪就有了)。不管这里有多么复杂的情况,我们总不能不把它看作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种种矛盾及为矛盾找寻出路在理论上的表现。这里提供给我们的信息,自然不是社会主义思潮已缺乏吸引力或表明运动已趋向衰落。对此,1978年8月在西德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当时西德总统瓦尔特·谢尔以东道国元首的身份向大会致开幕词,其中有几句话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在我30年的政治生涯中,我实际上每天都这样或那样地接触到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正在左右着数10亿人的生活,而且不仅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为什么能有普遍影响?我认为这是由于他集中研究了当时迫切的问题,即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今天依然是千百万人最迫切的问题。至少在世界上的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以前,马克思主义将继续存在。”(见《第十六届哲学大会文献汇编》)资产阶级学者搞“未来学”,他们在社会问题上只是散布这样那样的幻想,或者企图借科技发展来取消社会主义的前途,而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是提供了确定的方向与前景的。因此今天实际提到我们面前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已经在实际生活中遇到什么“危机”,今天提到我们面前来的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应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环境,采取新的方法,开拓新的道路。为此,重要的一点

是，必须摆脱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束缚。当然不能放弃同与时代潮流相违抗的冒牌社会主义作斗争，但对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必须有足够的估计。现在在社会主义者内部，在思想上发生某些混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对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惩罚。

关于第三世界的运动。社会主义对于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的影响和强大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原因也可以说是显而易见：长期受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遭受残酷的压迫和掠夺，陷于贫困落后的黑暗深渊，他们渴望解放、独立、自由与社会公正。这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薄弱的环节。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这里汇合。中国革命及第三世界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自然而然地在这个地区投下最巨大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次第摆脱殖民统治以后，面临着一种选择，就是要找寻一种最能够摆脱落后贫困和实现社会公正、社会进步的制度。这些国家的新当权者总的说来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和广大人民痛恨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在主观愿望上试图实行社会主义，也采取了某些形式上类似社会主义的措施。而且有的政治活动家也是真心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但由于独特的历史条件、社会阶级关系和民族传统，也由于主观上的原因，这里提出的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多数实质上是民族主义，它们一般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还往往掺入本民族的宗教思想，有的实际上不过是特殊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已。这里有种种复杂的情况需要我们去研究。但是不可否认，第三世界广大人民是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愿望的，关键在于领导。

现在世界舆论比较关注的，倒是那些已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所发生的某些问题。30多年来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接着发生匈牙利、波兰事件，然后是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破裂，苏联陈兵边境威胁中国，接着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不久越南军事占领柬埔寨，苏联入侵邻国阿富汗，还有阿尔巴尼亚和外国党的一系列冲突，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互相指责对方为非社会主义，等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也出现某些失误，发生这样那样的困难。世界舆论以各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来评论这些事件。有人提出“所谓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也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遇到了“真正的理论危机”。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他们对于这些事件也表示大出意外，企图探究这些发生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问题的原因，找寻其因果关系。当然也有不少人幸灾乐祸，认为社会主义已产生“制度危机”，提出“社会主义还有前途吗？”这样的问题来，断言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成功，或者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等等。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关于社会主义本身确实摆着一大堆不能回避必须坦率作出回答的问题，有些问题看来还是十分尖锐的。

下面我们将接触到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今天，正如列宁早已说过的，我们已不能再单纯按照书本来争论社会主义的问题了，这个时代早已经过去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0页）确实，关于社会主义有许

多新问题需要我们根据实践经验去进行探索。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之中，已经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毫无疑问要经过改革去促使它逐渐完善。但这里我想事先单独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任何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从其诞生、确立到巩固即达到完全的胜利，大抵须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毫无例外。但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制度从其诞生到巩固，其所经历的挫折和苦难，要比社会主义制度多得多，也曲折得多。当目前有人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一些问题而幸灾乐祸地高谈阔论的时候，我想事先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这里我们不妨简略地回顾一下主要是英法两国资本主义制度成长的历史，这是因为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历史上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它们所经历的内部动乱和血腥的对外关系史是震荡全欧洲的。关于英法两国的革命，我过去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这里不妨简单复述如下：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新旧两种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是很明显的。尽管如此，这次革命从1640年发动到1688年资产阶级专政确立为止，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斗争。首先是经过长期的战争和国会斗争，于1649年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被推翻的封建贵族接着进行了一系列的复辟活动，进行了几次内战，到1660年实现了旧王朝的复辟。于是开始了白色恐怖，大批革命者被屠杀，甚至连已死的革命领袖克伦威尔的尸体也被拖出坟墓重新施以绞刑。封建反动阶级用彻底的反革命回答了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革命。经过20多年的动荡不宁，到168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妥协联合发